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二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邱桂蟾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一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墨蹟跋中三十二首

趙子昂枯樹賦真蹟

褚河南枯樹賦為武延秀差作二王屏風脚歐虞之跡不與焉其在當時珍貴可知趙吳興更取二王結法臨

之茂密秀潤視真蹟不知孰叩山陰堂室耳畫樹全得古籀法真吾山房中二絶也

又

昔人謂臨書如雙雕摩天各極飛動之勢余得褚河南雙鈎真蹟與此卷對之雖形模大小不甚異而中間行筆絶不同褚妙在取態趙貴主藏鋒褚風韻遒逸飛動真所謂謝夫人有林下風氣趙則結構精密肉骨匀和顧家婦清心玉暎自是閨房之秀也若買褚得趙當亦

不失所望矣

趙吳興小楷法華經

法華經兼明二宗又似釋門左右史蓋釋迦阿彌陀佛及妙音觀世音普賢藥王文殊彌勒諸菩提薩埵緣起功德皆在焉然其大指多寓言以示攝化耳十六王子明得道於無始而不為遠舍利弗以至五百羅漢明成道於無終而不為遲若乃無學聲聞弟子即人皆可以為堯舜以至提婆達多見他山有攻玉之石滅後多寶

佛塔聞聲即現表吾道之不生不滅三千萬億化身諸
佛隨光而集徵此理之萬殊為一藥王品見誠之無所
不貫妙音觀世音見誠之無所不應其言若至宏奇詭
偉不可涯涘而脩持供受之功則甚切近要約至於宿
因超刼與它經多相牴牾而求名之懈龍女之頓要亦
有不能盡然者蓋其時在會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
夷聞聲而先退者五千人矣而況數千載之後不親見
佛而讀其遺編者乎然使後世耳證之人焚身煉指以

為福創塔如多寶以為功像千手千眼以為化則又失之遠矣勝國之法以因果調殺心以饒益餌貪癡故多粉金書大藏者以十數獨法華為勝書法華者人以十數獨趙吳興為勝而此卷乃吳興自用了願者以小楷書精謹其結構細密肉骨豐遒蓋備有北海誠懸之妙而時濟以大令者也第二卷缺為明夏太常㬥所補尤圓潔可愛吾弟其善護持之賢於多寶塔功德矣

趙吳興大通閣記

仙人稱五通所不能通者出輪迴之外耳佛法則六通矣亦有不能通者能化有緣不能化無緣也此云大通則一切皆圓滿矣按法華經佛與阿彌陀彌俱為大通智勝如来法王子無央刼以来今始成佛閣所以名大通歟文敏書此記道勁匀整肉不隱骨晚年最妙筆佛地位書也元人跋至三十餘皆具八法盖其時多能書而又好事非今人所可及也善囑付善護持吾弟其念之

趙吳興心經真蹟

般若密多心經是王舍城中無上三昧語吳興書是蘭亭室中無上三昧筆昔有開士學殷揚州咄咄法寫蓮華經能使方丈地畢刧不被四風雨令留此經山房中鄴侯三萬卷皆賴護持矣珍重珍重

趙文敏書濟禪師塔銘

右濟禪師塔銘閭禪師撰二僧皆南渡後法門龍象也毋論其文辭工拙要之是本色語耳趙文敏既夙精臨

池詣極八法而又服膺西来深入三昧故其所書視他蹟尤妙盖本右軍骨調以大令肉即北海跳踉不露一筆也千八百驪珠入我槖中月來賣文錢為之一洗恐兒輩厭不能浮大白快賞之第以一瓣香展供耳

趙文敏書詹舍人告

右趙文敏所書宋起居舍人詹仲儀告辭奬諭各一通豐麗遒逸肉骨停整其學李北海殆如玉環之於飛燕雖任吹多少而霓裳一曲足掩前調後當有題名及勝

國諸公跋惜為俗子益以松雪道人偽欵及印章汙其前後遂成蛇足聊為拈破留之勿令覽者有蘭亭之訟也

趙文敏公行書

作書有全力而無先意乃得佳耳此卷趙吳興行書二賛二圖詩及跋尾凡二百三十二字李北海法十四米襄陽法十六而妙際時以大令發之天真縱逸中自緊密波磔遒麗外不廢拙古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故

胥溪以後境也卞華伯以眉山贊語跋之亦似見一斑者立春日題此覺芳英爛漫筆端

趙子昂二帖後

昔人評趙吴興如丹鳳翀霄祥雲捧日余謂正書不足以當之獨以尺牘行草得山陰父子攊拓法而以有意無意發之蓋不負此評耳余所有二帖一開卷間見其精采映注姿態狎出而結法復不踈蓋尤其合作者跋尾俱交游中書家董孤語可信也

趙文敏公篆書千文

書家者流篆獨為諸體之櫨大較有字筆有字學不可廢一者也二李遠矣僅徐騎省兄弟郭恕先有字學而不得筆夢英而下亡論也新安吴孝父示余趙文敏此卷余不解篆學第覩其配割匀整行筆秀潤出矩入規無煩造作恍若所謂殘雪滴漏蔓草含芳之狀肅然斂容者久之然讀王氏跋衙官嶧山豎子陽冰語又未嘗不為一笑至錯喉噴卷也

又

新安吳生以趙文敏篆書千文乞余跋文敏此書極精整有意出徐騎省周右丞上絹素用織成烏絲欄是南渡後脩內司物目所未見吳生别之二歲所乃在余質庫中驚問主事者生質之得四十金用為豪具徑去不顧矣昔盧節度從山北盧匡求右軍借船帖一閲渠寶之但許就視而已盧除潞州行三舍客有攜此帖云有一郎君求售盧驚惋還之不復問吳寶此書不移時而

其身不能有何況盧氏子也余自是不以合浦珠而以為楚人弓姑識之耳

趙魏公千文篆書

趙魏公書貴重人間若拱璧然往往有力輒易致獨篆體不甚經見今年夏為歙人吴生跋一千字文筆法之妙彷彿斯冰復生旋聞其鬻之好事家為邑邑累日歲聿云暮有以公別紙千字贄吾文者其用筆雖細而結搆愈密煥若舊觀時病肺强進一大白賞之既而自悔

其多好也卷後老鐵一銘亦自佳當時聞有伯琦參政篆不聞有鐵乃知前輩未易才也

趙文敏公于歸帖

趙吳興于歸帖淳雅有古法是合作者然此青鳳一毛耳生猶寳愛之若周人不知其得吉光全裘當更何如也蘇長公甞書赫蹏云吾此紙可以劘錢祭鬼後五百年當受百金之享古人自負定不虛耳

十絶句詩畫跋

唐人十絶句婉麗有情得藍田詩中畫趣趙文敏書筆翩翩能發之會錢叔寶尤子求避暑離薋園令各作句景十小幅復走一价吳興要文休承併作之共成一冊不敢倣畫院品第庶幾後之覽者如入寶山各自有獲也或云趙書有疵筆出俞紫芝手果爾所謂買王得羊耳

鮮于伯機千文

鮮于太常草書千文初展卷間不能大佳久看始覺其

精緊有筆外意跋尾楷書數行輕纎自媚乃謂是五十以後筆豈亦有明逺文通之恙耶

鮮于伯機詩記真蹟

昔人謂趙文敏每以巳書三紙易鮮于困學一紙令困學三紙往往不敵趙一紙豈古今人頓異嗜耶余所有困學游髙亭華嚴記及詩真蹟殆數千言見鐵網珊瑚中行筆清圓秀潤芒角不露隱然唐人家法即與文敏鞭櫜中原不知合置誰左跋尾鄧文原龔璛亦臨池老

手可寶也

楊鐵厓卷

至元間楊鐵史聲價傾海内餘名往往借客令其文與書俱在耳獨勁氣時一見筆端異日老客媍謡此亦可窺也

明宋太史手書鄭濂名解後

右包叅軍家藏宋太史書鄭生名解示余按書述稱太史父子不失邯鄲此書行筆極蕭散而有純綿裹鐵之

意似非規規學步者跋尾如烏傷王子充金華胡仲申豫章揭汯號能文章家初不以臨池名而結法翩翩自佳皆可重也汯故曼碩應奉子太史名瀌鄭生亦名瀌豈古所謂慕藺齊莊之遺耶則其文該洽辨覈固宜爾昔斛律丞相至不能署其名而更之猶以為繁若太史者得無乃愧其簡乎此語頗有意然當不免叅軍一盧胡也

宋仲珩方希直書

叅軍又出二紙其一為中書舍人宋璲仲珩其一文學博士方孝孺希直也仲珩太史公少子希直嘗評其書如威鳳翀霄祥雲捧日此書雖草率不經意而時時見八法俊美圓逸知方君非曲筆耳希直不以書名而剛方不折之氣流溢筆墨間其名磨損不可辨盖永樂中有禁收公筆劄者同罪故耳而百六十年間學士大夫寶之若拱璧然則人主之威有不能盡伸於天下之賢者可慨也希直在建文朝以文學博士伏節其職若今

侍講讀學士者因附記之

宋克急就章

余往與徐獻忠先生論書法歎章草自二王後僅一蕭子雲即顔柳蘇米以至趙吳興負當代能聲而不一及之黄長睿刻意其學而無其法國初宋南宫仲温可備述者然波險太過筋距溢出遂成佻卞先生笑謂余家藏仲温急就章二百年矣差不露筋距舉以乞余賻池零落若追蠡而絹墨幸不敗結意純美余欣然重表飾

之以為征誅之後獲覩揖讓而後偶取葉少藴刻皇象石本閲之大小行模及前後缺處若一惟波撇小異耳此豈亦仲温手臨象本耶然一二傍釋小字圓穩有藏蓄與仲温他書不類而仲温别自補急就闕文與張夢辰則小而勁此恐或非仲温筆也然因是得覩皇象渥注之種遠出仲温蹀躞上語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夫寧啻不失而已哉

宋仲温書畫帖

宋仲温生平作章草極多然微涉佻而尖此書畫帖遂能藏頴古法藹然大抵不經意乃佳耳宋此書本無可疑而為後人增二印章遂成蛇足吾故為拈出生其善有之

俞紫芝急就章

錢唐俞和子中頗得趙魏公三昧此帖以宋經箋紙用章法書急就覺古色藹然令人不忍釋手按章法自皇象索靖後唯右軍父子豹奴孫權二帖至黄米蕩盡黄

長睿始振之然往往筆不逮意子中獨能尋考遺則於斷墨残楮遂與仲温並驅昔孔北海思蔡中郎見虎賁貌類者輒引與同飲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俞此紙覽之能不興北海之賞乎

凌中丞書金剛經

晉世諸賢好寫河上公道德經自褚河南聖教序後乃始有書釋經典者而金剛經獨蘇眉山趙吳興往往作行楷散施阿蘭若金剛經是佛真諦語故非他經比也

中丞淩公書此經全用鐵門限筆圓熟有結體得臨池三昧盖百餘年而復歸之公孫比部豈古先生所為善護念善屬付者至是始驗耶因為題數言于後云若不見真相願以自護持若見不真相願以施比丘若得見真相無護亦無施

淩中丞臨子敬洛神賦

昔人謂右軍書黄庭如飛天仙人曹娥碑如幼女漂流於波間若大令此賦則仙人淩洛波容與而不憔悴盖

兼之者也誠懸云子敬好寫洛神人間合有數十本余所見古刻獨十三行及一全本耳十三行勢稍竦側而用筆重翩翩若迅鶻全本筆輕微而秀媚僄逸姿態不可言此帖為故中丞凌公所臨盖全本也公仕仁宣朝至中執法以嚴重稱公卿間結法清婉乃爾太史公見留侯像能不慨歎已已余來吳興公之諸孫工部君寶藏之而間以示余庶幾吾家石泉男之為右軍大令孫者矣因識其後

沈民望姜堯章續書譜

事固不可知沈民望以一書遇人主備法從更百五十年乃不能與搽觚少年爭價問之人有不識者然此卷行筆圓熟章法尤精足稱宋南宫入室而所書乃姜堯章續書譜為臨池指南皆可玩也因收而志之

天全翁卷

右前一紙為聯句詩僅失詩題耳後一紙為水龍吟慢句詞半已不全皆天全翁手筆故特存之人謂翁書由

米顛來非也其道放波險全得長沙面目神彩風骨亦自琅琅惜結體少踈耳

靈巖勝遊卷

天全先生游靈巖作此詞寓水龍吟慢已載郡乘中此卷為劉以則書者以則靈巖之東道主也其詞不盡按格而雄逸伉爽時一吐洩居然有王大將軍麈尾擊唾壺態書筆勝法亦往往稱是卷首沈啓南畫足為茲山傳神劉西臺祝參省錢學士皆有書名者獨桑民懌以

文自豪而語不甚稱為可恠也

徐天全二札

天全翁出入長沙襄陽間余嘗評其書如劍客醉舞儌儌中有俠氣此二紙皆真跡而盤谷一章尤橫逸不可當豈所謂遇其合者耶

徐天全詞

天全翁自金齒還吴十餘年多游吳中諸山水醉後輒作小詞宛然晏元獻辛稼軒家語風流自賞詞成輒復

為故人書之書法遒勁縱逸得素師屋漏痕法此卷蓋以貽吳江史明古者詞筆俱合作後有吳文定沈啓南二跋亦可寶也

名賢遺墨

右一卷墨蹟為學士承旨宋文憲公景濂教授胡公仲申太常丞張公来儀學士解公大紳太師楊文貞公士奇祭酒李文忠公時勉太宰魏文靖公仲房太保高文義公世用太傅于肅愍公廷益太師徐文靖公時用右

都御史韓襄毅公永熙太師王端毅公宗貫宮傅何文
肅公廷秀太保劉忠宣公時雍太師李文正公賓之修
撰張公亨父少保倪文毅公舜咨宮保戴恭簡公廷器
太保屠襄惠公朝宗檢討陳公公甫太僕李公貞伯宮
保吳文定公原博太師梁文康公叔厚太傅王文恪公
濟之太保洪襄惠公宣之太宰王公闕輝少保毛文簡
公憲清新建侯王文成公伯安宮保湛文莊公原明提
學李公獻吉何公仲默宮保劉清惠公元瑞詹事陸文

裕公子淵修撰楊公用脩舒公國裳少詹黃文裕公才伯贊善羅文恭公達夫其人二百年名臣碩儒也如景濂大紳原博貞伯子淵名能工八法者士奇時勉仲房世用賓之伯安元瑞用脩達夫庶幾中郎虎賁他固不盡爾也余衮而藏之竊附於甘棠勿翦之義云爾昔山谷老人謂王荆公書簡遠從楊少師法中流出黃長睿謂章申公惇楷法妙入魏晉三昧米海岳謂蔡魯公京及弟開府卞俱得古人筆然是四人者其精緗菀翰距

今無一存即有之亦不能售數鍰之直而韓范富歐率然之筆流落人間尚以拱璧視之然則物之可傳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僕既題此一友人過視而笑曰若自為拙書解嘲耳且若論詩何以不取高崇文而取宋之問乎僕無以答因記其語

三吳墨妙

右三吳墨妙一卷自建康至雲間以南皆吳也為賦草者二徐武功金太學二元玉各一紙為說者一沈學士

民則為詩歌者九錢文通原博張南安汝弼桑栁州民懌蔡孔目九逵文待詔徵仲陸文裕子淵顧憲副英玉王山人子新王司業繩武徐長谷伯臣各一紙為尺牘者十三沈少卿民望李太僕貞伯王文恪濟之唐解元伯虎顧尚書華玉王大僕欽佩豊考功人翁各一紙吳文定原博祝希哲王履吉各二紙國朝書法盡三吳而三吳鏦錚稱名家者則又盡數君子其長篇短言出於有意無意或合與不合固不可以是而槩其生平然亦

管中之一斑也留山房中異日使堪作吾鄉掌故兒輩其寶存之

三吴楷法十册

第一册陳文東小楷聖主得賢臣頌文東名壁華亭人國初以書名家沈民則學士出師表字頗大民望大理虞書益稷篇字小如文東余每見二沈以書取顯貴翱翔玉堂之上文皇帝至稱之為我明右軍而陸文裕獨推陳筆以為出於其表今一旦駢得之足增墨池一段

光彩然是三書皆圓熟精緻有黄庭廟堂遺法而不能洗通微院氣少以歐柳骨扶之則妙矣蓋所謂雲間派也

第二册徐元玉臨褚河南哀册文字差細而筆老獨不勝其佻達蓋摹褚而用之以米者也東原生傳差精謹當是中年筆周伯器跋有微致其人即周疑舫也錢原溥陳氏墓碣銘遒迅然欠雅是宋仲温遺搆雲間人至今倣之吳原博墓表極得蘇長公筆而鋒多含蓄不露

佳手也蔡九逵嗣命議書雅健而辭不甚佳陸子淵二東在真行之間元玉小而不楷錢吳楷而不小聊備一家云爾

第三册祝京兆賦一首雜詩三十首後序一首少年時豪耳楷法甚精絶間以小行若草率不經意者而具種種姿態可寶也又古近體詩十五首是行卷上公卿者稍似經意多大令風格而近纖長其詩亦多秀儁語視晩歲應酬若出二手獨擬元日早朝排律而押韻用二

新字二人字二臣字不可曉也

第四册祝京兆黄道中字致甫說用秃筆作楷而間帶行法純質古雅隱然欲還鍾索風道中即吾故人淳父姬水也為其尊人五嶽公乞集序以此為贄余因辭謂此汝南家乘奈何畀人則曰使不佞而仍故名與字知非公有也且公文成非吾汝南家乘乎為一笑而留之因記其語又赤壁賦勁挺從褚河南來而結法微俛約齋間録序出入鍾太傅王大令古法鬱渟指掌間而雅

緻精密削去畦逕與黄道中字説皆晚歲筆也人不可以無年信夫

第五册為文待詔徵仲小楷甲子雜稿凡詩四十七首詞四首文八首中亦有率意改竄者楷法極精細比之暮年氣骨小不足而韻差勝詩亦多楚楚情語如元日梅雨言懐無題夢中諸篇皆晚唐南宋之佳境也聞之吳人待詔每新嵗輒書舊詩文一册至老無復遺而沒後分散諸子有徽人朞子甲以四十千得廿册以去今

不知所在此本乃故人子售余為直十千因留置此比於吉光之片羽耳

第六册文待詔徵仲小楷其一為余書早朝等近體十四首用古朝鮮繭結搆秀密神采奕奕動人是八十四時筆也其二古詩十九首極有小法其妙處幾與枚叔語爭衡時八十八時筆也又一條三行射禮有鹿中云云尤精甚而考據詳覈偶於散帙得之附於後其三書錦堂記差大於古詩結力遒勁是六十七時筆也其四

拙政園記及古近體詩三十一首為王敬止侍御作侍御費三十鷄鳴候門而始得之然是待詔最合作語亦最得意筆攷其年癸巳是六十四時筆也其五致仕三疏中有竄改當是稿草而精謹乃爾令人作顏平原想吾所綴集皆待詔中年以後書真吉光鳳羽緝而為裘後人其寶守之

第七册王履吉拙政園賦及詩四章皆小指得鍾王筆意張琴師傳亦類之其下指極有媚趣微傷自然耳退

之琴操稍大兼正行體意態古雅風韻遒逸所謂大巧若拙書家之上乘也跋尾仲蔚與家弟評履吉書若訟而各有致並存之

第八册文壽承書五子詩是于鱗輩初年作蓋未絀茂秦而進明卿也休承書養生論二君號太史箕裘然壽承覺淳古休承雖自清俊結法微佻卞彭孔嘉書余廣五子詩及近體數首是古高麗繭能於率更内斟酌温潤秀勁光彩射人蓋中年最合作筆也許元復一紙老

筆圓熟流俊而所書麗居士傳語尤可喜是四君者僅一
休承在然老矣而前後五子者復失其六每一展卷輒為
噫歎
第九册陳道復千文此君書不易楷楷不易小而吾兼
得之陳子兼三槐堂銘姸秀而微少骨蜀中詩古雅而
小遜態陸子傳二歌出麻姑壇遒麗肉滿覽之煜然然
是二君最合作書王禄之與其師尺牘亦自佳俞仲蔚
前後雜詩二幀共二十二首諸與余倡和者是晚年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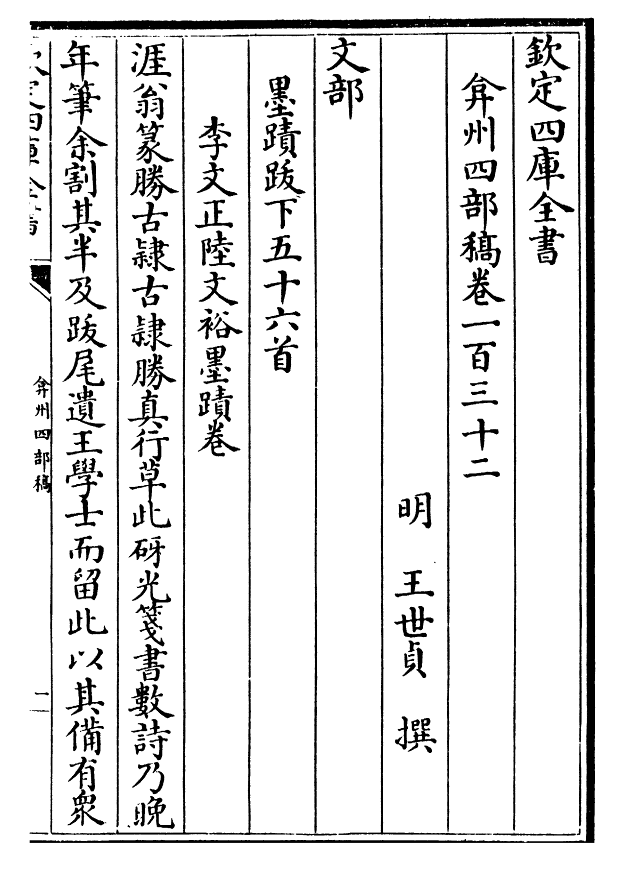
稍縱而有誠懸腕寶劒篇以下是二十年前書尤精婉可愛詩亦多警句故並存之

第十册顔德育牡丹一賦酷有徵仲家風黄滈父前長篇一永興之有鋒鍛者後十二章小似不及周公瑕詩二十章用筆精雅有法袁魯望十五章莫雲卿十四章王舜華十二章吾所不敢深論若魯望之流利雲卿之濃婉舜華之輕俊皆菰蘆中翹楚者也最後得張伯起唐人數詩伯起生平臨二王最多退筆成冢雖天趣小

竭而規度森然矣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一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二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墨蹟跋下五十六首

李文正陸文裕墨蹟卷

涯翁篆勝古隸古隸勝真行草此砑光箋書數詩乃晚年筆余割其半及跋尾遺王學士而留此以其備有衆

體故耳最後蘇墨亭一歌更遒勁盖中年得意筆也儼山先生寶應雪夜翫月歌則出入北海吴興雄逸超爽有秋雕春駿騰騫絶影之勢陸之於李歌辭不妨衣鉢書法更自青氷也因合而藏之

李文正詞翰卷

太師李文正公詞翰擅聲館閣間此卷為宗易太史書當謝首揆之次歲而卷端有妝粔擊賊笏二曲豈意有所不足耶今年為甲戌距公書時正一甲子北庭有解

甲而過戍無脫巾當此可無感也宗易為任丘李文康
公時亦以首揆贈太傅偶與元馭語次及此因舉贈之
以比於虔刀之義云爾

張東海册

張南安書雖流浪自喜往往失之緩弱此册鐵漢篇用
禿筆差遒緊可存

桑民懌卷

桑民懌才名噪一時幾有雕龍繡虎之稱此卷為盛秋

官書者尤多生平得意語其書似不勝文文似不勝詩大要不能去俗耳盛舉高第後至廣𢎞以廉名

李范庵卷

書家評吾郡李少卿貞伯如純綿裹鐵視祝京兆不愧氷清余此所藏卷雖尺一草草不經意而道勁有生氣可重也少卿當𢎞廟時抗疏不肯書佛經為藝林樹赤幟令給事岑君允穆於鼎革之際白簡數上皆國家大筴至救周太常一疏尤卓犖偉甚余故舉而歸之且以

慶貞伯此書之得所托也

金元玉卷

王大可比部亟為予言金元玉書法勝徐子仁問之吳中人不識也亡何購得此卷元玉筆橅倣吳興老意縱橫神奕奕奕可愛惜結筆小未去俗耳視子仁堆墨不啻誠過之

雜帖

吳文定之眉山沈啓南之豫章僅得其似耳京兆翩翩

時有大令風度文待詔中年筆微涉佻而韻頗勝履吉善取態俱可録也

祝希哲小簡

希哲此書皆赫蹏小簡與舍中子多言市井迴易事買書便是雅語至末簡所謂月甚佳可来一眺盖希哲與閶門少年時時傅粉墨作優伶劇耳書極潦草中有結法時時得佳字豈晉人所謂裴叔則麤服亂頭亦自好耶

祝京兆卷

祝京兆書名薄海内然其行草往往自豫章来獨此卷徵仲濯木圖歌時有大令遺意雖極縱放而結法不踈運腕極勁卷後王履吉跋黄兎之歌皆可重也圖今在徐氏大可丈餘徵仲生平得意筆上有京兆書作擘窠大字恠偉動人因附記於此

祝京兆雜詩

祝京兆少時書雜詩多作小行楷體若草草不經意而

流麗有態時時媚眼譬之夷光阿環捧心病齒皆可圖也

枝山豔詩

希哲詞多青閨中瘦語令人絶倒宜從褚河南瑶臺美女不當作禿師屈彊老筆也淳父乃以豐麗賞之得非取駿於驪黄之外乎

祝京兆季靜園亭卷

祝京兆書季靜園亭詩以大令筆作顛史體縱横變化

莫可端倪雖弦之八法不無小出入要之鐵手腕可重也然書道止此耳過則牛鬼蛇神矣

祝京兆卷

此希哲中年書雖不無出入然往往自楊少師豫章襄陽來而疎瘦横放不求盡合所以可重也卷首四字尤遒偉中有贈闗西孫逸人即太初也

祝京兆秋興八首為王明輔題

祝京兆書本作顛旭時時闌入顛帯中此卷書少陵秋

興數行後天骨遒發幾與波浪兼天石鯨鱗甲語爭雄長小展視間太行諸山忽若奔動為之一快

京兆雜詩卷

祝京兆此紙雖出山谷海嶽末復遒勁政如三河少年躍馬自快然是正徳間筆也

希哲草書月賦

希逸此賦真江左琳琅一時膾炙人口然不無穉語希哲生書法波靡時乃能用素師鐵手腕參以雙井逸趣

超千載而上之尤可貴也余嘗謂希哲如王謝門中佳子弟雖偃蹇縱逸而不使人憎跳盪健鬭如祭將軍而有雅歌投壺風味識者以為知言此卷為故毛光祿書光祿嘗刻之石歿而其家貿以供何頡考兩日費今年春與張中丞肖甫閱之時陸叔平在坐曰此贋本也真蹟在故毛光祿所余笑謂叔平曰子知光祿之有此賦不知此賦之不為光祿也耶叔平悟乃睨視之而笑嗟乎人閱物物亦能閱人聊以寓吾一時目而已

又

祝京兆好書謝希逸月賦人間合有數本吾所得毛氏者其甲也此卷落筆甚遒初亦緊束未暢數行後姿態横出波撇𦚾帶幾欲與豫章爭衡且結法全類毛氏本唯以管城君小弱故乙耳然亦是渠喆昆也程君游太湖烟月間誦洞庭始波木葉微脱語取此卷印證之不如見裴將軍舞劍書法為之一進耶

祝枝山李詩

祝京兆作旭素書是京兆旭素書耳佳處亦多大令取態筆獨此卷太白上皇西廵歌五首因秃管淡墨之勢而用之雖極狂恠怒張而結搆自不踈中復饒古飛白遺意駸駸乎二氏青氷矣卷在江西程生所余以京兆他書數紙文太史書一紙畫一紙易之用米襄陽故事耳

京兆書杜紫薇詩

祝京兆好書中唐詩初讀前一詩以為京兆語而恠其

稍濃渥有致既辨其為杜紫薇集為之一笑至於書紛披老筆望而知其枝指生也

題祝京兆真蹟

昔人謂右軍才行甚高有遠識惜不究其用以書掩之此非公言也令右軍而用不過作先始與謝文靖耳千載之下孰有艷羡琢畀若此者乎張長史與顏尚書同學隸不勝去而為草吳道子與張同學草不勝去而為畫楊惠之與吳同學畫不勝去而為塑彼其所就則已

畢然而其就專也古人之志於傳也如此右軍可無惜
矣余始甚愛京兆字學晚得其集讀之不稱人乃有謂
京兆書掩其文章者故識之於此

又

祝京兆草隸奕奕絕世惟李獻吉詩沈啓南畫可以配
之然獻吉與京兆絕類蓋皆有敗筆而不失為大家也
濟南諸公後出幾令獻吉失盟主而京兆遂無有能踰
之者書則文徵仲類何仲黙王履吉類徐昌穀敗筆絕

少畫家唐伯虎亦不減徵仲

茂苑菁華卷

吳中希哲徵仲履吉道復稱四名家此卷種種臻妙履吉差作意希哲太不經意然姿態各自溢出雲卿得此殆若狐腋之粹白矣昔蔡中郎篋論衡而談驟進雲卿臨池比益工得無慮為人搜作藝林公案乎

文太史三詩

文太史八十四時為余出金花古局箋行書此三詩以

贈書極蒼老秀潤而結體復不踈三詩濃婉不在温飛卿下唯明妃曲為永叔所誤不免時作措大語耳以此知宋人害殊不淺也

文太史四體千文

文待詔以小楷名海内其所沾沾者隸耳獨篆筆不輕為人下然亦自入能品此卷千文四體楷法絶精工有黄庭遺教筆意行體蒼潤可稱玉版聖教隸亦妙得受禪三昧篆書斤斤陽氷門風而皆有小法尤可寶也自

興嗣成此文後獨元時趙承旨及待詔能備此衆體惜少章草耳

文待詔游白下詩

文太史歸隱後扁舟秣陵與劉司寇顧司空倡和大是香山社風度書筆視平日小縱而蒼老秀潤時時有法外趣詩亦清逸可喜第起句往往落韻此公疥癬疾誤入膏肓吴人至今中之耳

文太史書進學解後

史稱昌黎為進學解執政憐而奇之遂以省郎知制誥令昌黎今日出此文三日内不得回首望春明門鳴吻矣然此文雖跌宕終不能如東方子雲雅質而饒古意文待詔書法出聖教序亦然

文太史絶句卷

文待詔此書真得豫章三昧者取態雖小不足而風骨遒爽殆似過之諸絶句如老病迂踈非傲客只愁車馬破蒼苔大類白少傅分司洛中語皆可寶也

文太史三體書

蘇文忠書錢唐伎女諸絶句真蹟字頗小文太史特以意臨寫不拘拘形似而古健遒偉隱然為眉山傳神抵掌老優自當色愧後三體書擬豫章尤妙惟作米家筆差不似耳昔人謂右軍臨摹宣示勝於自運又云筆禿千管墨磨萬定不作張芝作索靖信然信然

文太史三詩後

晉陽風物淒緊九月於明佐潘伯齋中覽故文太史三

詩金波桂樹清露梧桐語恍如此身在越來虎丘間其結構之遒美亦似與王蘭堂中人烹茗匡坐却卷後别是一境界良增季鷹之感

趙飛燕外傳

文太史小楷書趙飛燕外傳初看之若掾史筆草草不經意者而八法自具是真蹟也余乃丐尤子求作小圖凡九段系其後尤於此圖有精思頗得龍眠吳興遺意周公瑕復為書西京雜記十餘則俞仲蔚書外傳皆小

楷工絶之甚往往有踞太史上坐意外傳文蕪雜盖稍為筆削之耳飛燕合德事不足論第伶玄此文與國色並絶代為千載風流斷案太史鐵心石腸而寄托乃爾毋亦靖節閒情賦故事耶

徐髯仙墨蹟

金陵少臨池者如顧司冦陳太僕皆得意而不得法最得法者徐子仁然好堆墨書雜披擁尰不能免墨猪之誚此卷雖極濃肥而有骨端重而不乏態是最合作書

也子仁行世最少君其寶藏之

雜書畫册總跋

前後序及題畫八分皆文徵仲手書精絶之甚第不及晚年鐵手腕耳

吴中一時書法畫此矣惟祝京兆妙得晉人法趣常有餘王履吉陳道復皆少年筆與晚歲全不同

吴中文士盡此矣語遂無一佳者乃知此道之難也

王履吉五憶圖歌

履吉五憶歌雖昉自平子而能用己意發之後復有文伯仁系圖伏日一展閱如碧玉壺賜對消得紫綾半臂矣其用筆秀雅絶得尚書宣示樂毅論遺意獨中間一入崛强肥重文皇戈法未易療也

王雅宜書雜詠卷

履吉行草自山陰父子中來然所得者姿態耳此卷白雀寺諸詩尤備風骨有美女舞竿良驥走坂之勢友人王元肅云履吉作此時病已甚然時時偃卧以指畫腹

曰祝京兆許我書狎主齊盟即死何以見此老地下前輩用心如此何必減鍾太傅可念也

王履吉白雀帖

王履吉先生養痾白雀寺訪故人王元肅虞山不值作此歌元肅拏舟追及之因以二丈許桑皮縱筆滿卷為贈雖結法小疎而天骨爛然姿態横出有威鳳千仞之勢葢月餘而履吉物故當是絶筆也又二十餘歳而元肅為雙鈎入石嘗乞余言跋尾居數歳元肅亦歿又二

歲而有以此卷質者詰之知非王氏有也無何贖去又數歲而復得之它所流落宛轉真如傳舍失弓得弓何必在我因為題其後以俟後之君子主斯卷者時庚午之夏伏日也

王雅宜長恨歌後

白學士歌綿麗詳縟宛然開元宮中韶景履吉以行草書之豔冶之極併得玉真情態余乃乞莫雲卿書陳鴻小傳家弟書手删外傳俱小楷補之翩然有晉人意尤

子求復系以圖令人恍恍有乘槎犯斗之興然不欲多展展則恐費蒲團工力也

王履吉書江文通擬古詩

江文通擬古詩如逸少臨宣示帖形勢巧密勝於自運惟古離别李都尉二章差不似耳履吉之於虞永興亦似文通擬古書法姿態既備結搆復不踈蓋晚年得意筆也

陳道復赤壁賦卷

此道復過醉時筆雖得失相當而遒偉奔放有出蹊逕之外者唐文皇云當今名將惟李勣薛萬徹耳勣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不大勝則大敗以語文太史及道復必當各領取一將印也

朱射陂卷

壬子冬余以使事道維揚朱子价為書二卷其一為近體旋失之此卷多齊梁樂府語雖不無小出入而宛倩穠至不失箕裘書法蕭散流宕有林下風氣尤稱合作

自後固時時詩寓余然絶不可入眼至九江集幾落行卷中笑海豈文通才頊盡耶子价已化異物秋日曬書出之殊切山陽之感聊識於後

馬太史卷

同年馬太史作書大有筆而不勝好奇之念往往使人不可識此卷為余書東封紀行可二萬言皆行揩遂無一筆放軼蓋余酒間嘗譏之故耳聞徽人袖精鏐購太史書時得贋者此卷乃落余山房散帙中將並飽蠹魚

物故有遇不遇也因識而收之

陳子兼卷

余甚愛陳子兼書每出紙素子兼輒欲書已作余甚苦之癸丑避寇吳中以此卷索書曾子建詩子兼不伏慢罵乃別録蜀中諸篇并卷見遺今可一紀矣曾詩歸然山房而蜀中篇遂為人攜去子兼知之不免又作一大罵也

陳子兼詩牘卷

此一卷陳子兼詩及尺牘書法極灑落可愛然皆數千里外筆耳晚歸僅一水而音問極少或小札數行因題二韻於後莫怪陳驚座年来尺牘疎老饕能自飽不喜換羊書

俞仲蔚書

俞仲蔚舊為余小楷歌行一紙行草及大書古選體各一紙合為卷藏小酉館仲蔚前後寄余詩不下數百紙不能盡爾也子敬作精書以貽謝太傅謝輒批尾還之

物固有遇不遇也

俞仲蔚書金剛經

褚登善書陰符柳誠懸書度人二經余見褚石本又於項吏部處見柳真蹟皆小楷而栁尤勁挺有風骨今年春仲蔚為余書金剛經一冊微用米顛筆而八法種種不乏其得柳為尤深此經是佛最妙語破一切着比之陰符度人故不與易也凡書金剛經者眉山吳興併仲蔚而三皆法寳無墨寳故志之

楊秘圖雜詩

記余初入比部時見同舍郎吳峻伯論書法輒云故人楊祕圖珂者今之右軍也余購得此卷不勝喜以示峻伯字為之解云此非右軍而何余時心不能伏然無以辨之又數載稍稍識書法一日檢故卷出而更閱之葢楊生平不見右軍佳石刻僅得今閣中諸王邸翻搨十七帖其結搆盡訛鋒勢都失別作一種細筆而臨摹不已遂成鎮宅符又似雨中聚蚓耳恨不呼峻伯嗤之然

詩語亦得一二佳者今聞其人尚在多作狂草或從左或從下起或作偏傍之半而隨益之其書益弱而多謫然自負日益甚詩亦日益下第其為人瀟灑食貧有遺世之度可念也因記於此

陳鳴野詩

山陰陳鶴鳴野翩翩任俠高位置恒自稱中國陳鳴野云楷法用墨絕肥壯而無鋒穎若黿鱉之縮項足行草殆似枯枿敗蔓縱橫道上而云出自魏武鍾太傅顛旭

狂素良可笑也此卷所書絶句中如夜深池上弄琵琶萬里星河月在沙莫恠樽前彈出塞只今邉將未還家却自有唐調可喜也

外國書旅獒卷

余於燕中邂逅王太常汝文談諸譯人多精於其國書者乃以旅獒明王慎德至所寶惟賢則邇人安百六十五字令書之得九紙為西天女直蒙古高昌回回西番百夷緬甸八百媳婦大約多類籒草而西天獨雄整女

直有楷法而小繁複不知其為陳王谷神所製否也因復乞黎惟敬俞仲蔚周公瑾莫雲卿王舜華陳道易程孟孺管建初輩作篆籕分隸小行大行章草之類以冠之而錢叔寶復為圖系焉余以中國書固稱彬彬八法然自大篆而後會意象形之外亦僅取其適用美觀而已不必盡有書理也諸部於書理無論要亦能用以紀姓名通朝聘而世守之不變異日同文之化成此亦一故事哉乃至竺典所謂造書主三天人曰梵曰迦盧而

蒼頡頎其少季元二張賛羊皮詔孟浩則曰書契復見科斗文光弼則曰龍蛇後見古文字盖皆獻屬羙酒忘其太玄者也何足道哉

扇卷甲之一

扇卷甲之一為法書凡十六人二十一面内徐髯仙子仁三李西涯賔之白洛原貞夫朱射陂子价許高陽元復各二吳匏庵原慱頎東橋華玉金赤松元玉唐六如伯虎王前峯繩武王涵峯履約袁胥臺永之馬孟河負

圖吳霽寰峻伯各一西涯僅一詞耳與匏庵皆以書名而皆沓拖不稱更不若震澤之遒勁也華玉翩翩有晉人意元玉伯虎俱足吳興堂廡差薄弱耳子仁堆墨豐美而肉勝繩武似舅鹵率而骨强履約膚立不能難其弟永之踈逸自放貞夫作輕重筆試媚近人子价結體雖踈而天趣逸出良堪壓卷負圖之縱誕峻伯之纎弱若此合作者不易得元復壯丹歌及書皆圓熟得禄之補圖尤為離俗耳此皆吾後先所收以不堪動摇故聚

而怢之時一展翫庶不以炎凉戚疏也

扇卷甲之二

右扇卷甲之二法書凡二十一面祝枝山希哲六面皆草聖也老筆紛披中秀骨森然超出蹊逕之外當於神逸二品中求之蔡林屋九逵一面團團可憐王雅宜履吉九面翩然灑落覽之如山隂道上行使人應接不暇而輞川一書小楷尤精麗真堪與摩詰語争勝其與履約一面又履約繩武一面僅堪烏衣諸王而已陳道復

二紙頹然自放王子新一面步武邯鄲聊附於末記吾家右軍及蘇長公俱為會稽餘杭老姥作扇緣不知希哲履吉存日何似以今度之想亦當然耳

扇卷甲之三

右扇卷甲之三其廿三面為文衡山徵仲書其一面為壽承臨筆内庭下戎葵風攬青桐二面作眉山體與初秋雨霽皆小行特精甚赤壁賦字尤小餘半面圖以補之睢起絹封缺月三面皆豫章體險急中風骨爽爽可

愛此老之於二公庶幾出藍之美其他體俱本色而筆多暮年或肥或瘠各俱神采八十衰翁一面即所謂壽承臨者不失箕裘余於此老晚合中有四紙見寄者惜其紙垂敝不能作懷袖觀聊以當笥篋之珍爾

扇卷甲之四

俞仲蔚凡三扇宋玉神女及舞賦司馬相如美人曾子建洛神多作蠅頭小楷而清勁有法周公瑕之班姬擣素文休承之宋廣平梅花精麗輕逸陳子兼之宋玉高

唐朱子价之相如長門黄淳父之杜牧阿房莫雲卿之舒元輿牡丹家弟之江淹神女覺意勝法張伯起之禰衡鸚䳇彭孔嘉之潘岳閒居袁魯望之陶潛閒情覺法勝意程應元前赤壁倣鍾太傅後赤壁倣顔平原雖骨格未成時復長進諸賦上下二千年才情妙麗各極其致而目下數君子皆名臨池者以小楷紀之真可寶也

扇卷乙之一

扇卷乙之一凡九人十九面王文恪濟之一沈石田啓

南三周康僖伯明一夏文愍公謹一祝京兆希哲二文待詔徵仲四王雅宜履吉三陳白陽道復三袁谷虛補之一是數君子者獨文愍為江西人沾沾負書名餘皆吳中工八法者文祝王陳已見甲卷所以屈居此者不無紙敝墨渝之歎耳

扇卷乙之二

扇卷乙之二凡九人十五面王酉室祿之一許高陽元復二朱射陂子价一陳雨泉子兼二馬孟河負圖二王

前峯繩武一俞仲蔚二周公瑕二高唐王篆書一繩武余猶及識之録之而下皆所與往還者其人皆有書名作行草遒勁有法而高唐篆筆最為淳整其弟齊東王尤有法嘗貽余兩扇而失之以為恨附志於此

扇卷乙之三

扇卷乙之三凡九人共十五面湯湖州世賢一陳布政鎏一為前後出師表沙秀才魯一為赤壁賦梁禮部孜一俞山人允文五王山人逢年三陳山人演二王太學

稺登文司訓嘉共一則皆所自撰歌詩内俞古隸二陳古隸一篆一餘俱小楷斐然可愛亦以紙墨不甚精新屈居副篋耳

扇卷乙之四

扇卷乙之四宗提學臣一徐方伯中行三張少叅九一一吴提學國倫一吴中丞維嶽五董宗伯份三皇甫僉憲汸一俞廉憲憲一王太守可大一仲舍人春龍一張比部燭一李茂才言恭一周袁州璞一皆平生所還往

而於交有心許者有面合者其人有工臨池者有擅長
城者然半已游岱矣攬之不勝人日曝書之感

扇卷乙之五

扇卷乙之五為吾少師華亭徐公二面公過余小祗園
又得余賀孫戍進士詩手題此扇見寄又宋中丞望之
一曹中丞子誠一莫方伯子良一張中丞肖甫一吳大
參明卿一王大參陽德一張進士伯起二王太學百穀
二歐博士楨伯一俞山人仲蔚一莫太學雲卿一魏解

元懋權一毛山人仲章二顧茂才懋儉二其人多貽代耆德清時勝流或擅長城或精臨池者偶以所得之晚第居是耳非有所甲乙也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三四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王文明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二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碑刻跋二十九首

淳化閣帖十跋

第一卷漢章帝書當是後人集漢章草法如聖教序類耳王著既謬稱章帝遂有謂千文不創自興嗣者得無

愈失之耶晉武帝書品譜斷賦述俱所不載余嘗見米芾所臨其大小帖幽深無際出有入無自是衛索門風度賦述僅稱元帝如發硎刃虎駭鷙視孝武如露滋蔓草風送驟雨文孝王雅薄綿密纖潤至康哀宣明簡文皆所不載覽其遺墨盡是夙工晉世書法之盛如此宋明略見賦述齊高頗著能品梁武晉安故是箕裘黄伯思謂安軍破堨數朝三書紆繞若出一手定為贗作此殆未然帝王書多摹刖前軌不解創搆結法偶同亦何

緣懸斷耶宣以祖後孫道子以弟先凡梁髙梁武判作二人著手如懸鎚何以無半卌六朝史在腹良可笑也文皇大笥白羽取天下籠盖一世而矻矻墨卿毛頴間工篤若此伯思謂弔江叔蓺韞二帖為髙宗書㬠矣謂枇杷移營亦髙宗未有據也吾意唐諸帝若髙若中者不當辨菽麥髙既工八法中復能五言豈混沌一竅耶叔懷弟也不當先伯智且以人臣耶置之唐後則文孝王亦不必在宋明前皆著誤也

又

第二卷張有道書變章法創今草為古今第一昔人謂其如清澗長流縈洄崖谷交龍駭獸奔騰拏攫今此諸帖法具有之米元章以真蹟久絶疑為長史書恐長史不便觧此耳書詞祖希時面祖希張玄之也與大令同時其結體小疎亦在山陰之下余嘗疑其為大令書又以為張融思光厄言載之甚詳八月一帖自古雅米元章黄伯思謂崔子玉為唐人書無所據謂鍾元常宣示

帖為右軍臨書白騎遂帖為大令臨書長風帖為逸少少年時書却琅琅可據雖然買王得羊尚可況贗元常真右軍大令哉皇象文武帖寫東觀校書郎髙彪送第五御史箴語後一表云是唐人書亦以章法類有道八月帖耳書賦稱其龍蠖蟄起伸盤腹行書斷稱其沈著痛快才力似蔡邕而妖冶不逮肩吾品以上下葛洪謂之書聖然哉張茂先王茂弘一時名臣然俱入能品二帖風稜髙利雅亦相當元子有真淳之稱似未若虎兒

恨不及見耳王氏諸彦無非上乘所謂觸目琅玕寧獨風範世將兩表評者謂得元常心印惟廿四日帖倘高平三世豪翰評者謂方回章健逸發骪骳廉稜獨表光絶覽之故當爾爾衛公自詡得伯英骨與索靖一臺二妙似不及索安石虛和流動著品不弱帖所云道民者五斗米道也皇恐再拜政是倿其師尊耳米顛不知便意非真噫亦輕于持論矣書法至魏晉極矣縱復贋者臨摹者三四刻石猶足壓倒餘子詩一涉建安文一涉

西京便是無塵世風吾于書亦云張華稱丞相王珉稱司徒衛瓘位至太保止稱尚書令皆王著不讀書故也第三卷庾元規書媞子江淮間呼母為媞書箱計是奉母作此人亂天下大舅不下桓元子但才不足耳翼既蹇蹇書法亦古雅第欲遂比野鶩得耶按啓事似上陶太尉者沈嘉字長茂竇㮚評其勢捷而踈鷙擊失中杜預二帖米元章黄伯思以書辭疑之過矣晉語雖不俗故大不可解伯思又謂劉超筆與元帝近因絶外交不

應復有此帖絶外交語出自實蒙然謂其一帖三行存者或即此耳微揉渙凝皆逸少子鳳毛嶎然懐祖乃有書名坦之不聞箕裘也今法亦似小拙司馬攸即齊王也見能品賦云突兀嵩華參差斗牛許之至矣劉瓌之御史中丞代王子敬題太極殿榜者賦稱元賔剛直兩王之次以僻故不能書其索征西前一帖章法純古雖數經摹勒銀鉤宛然劉穆之評者比其類昂藏蹇諤之士紀扎誠可疑所謂俗語也張翼逸少歎小人亂真者

臨倣乃有餘自運不足王敬豫導之子見能品陸士龍以下書不甚著羊敬元孔彦琳皆入妙品評者謂羊槭若嚴霜之材婉如流風之雲謂孔如飛流懸沫吕梁之水工力故不如羊耳僧虔兩啟結法與王琰乞江郢帖同端雅之極用拙筆時手辦此耶此卷前輩評駁甚衆要之不足論其筆法非後人可及也獨題庾亮爲元亮沈嘉爲嘉長劉瓌之孔琳之王曇首皆去其一名謂杜預司馬攸卞壼劉穆之王僧虔爲侍中山新沓爲太守

王獻司徒左長史也目為司徒山新沓杜征西司馬獻武王索征西晉人也謝莊宋人也皆列之庾太尉王海陵閒著不學至此而三館諸公無為糺正者為之一笑第四卷梁王筠沈約書諸書譜不載王結法殊散緩沈差有意耳阮交州在上下品行草入妙賓賦比之激溜懸磴垂條晚青張懷瓘云研行草出大王若飛泉交注奔流不息赫赫躍迅此帖信有之黃長睿槩疑非真過矣蕭確者邵陵王子賓稱其寬而壯賒而密緯約文質

天然超逸所書孝經一則耳真僞未可辨也蕭思話庾
品下上此帖亦佳梁武帝甚重蕭子雲肩之妙品今所
書列子雖志在古雅如十月凍蠅何足師尚張懷瓘曰
當世多影效子雲肥鈍無力者悉非也此本定贋作不
然石本翻易失真出師頌故應佳恨未之見耳長睿謂
褚河南謫潭府時無侍中姓薛者又謂山河帖是枯樹
賦中録出者虞永興大運帖歐陽率更比年帖是碑刻
中録出者真書家董狐也率更行草閴閴寒儉吾未敢

服膺懐瓘乃謂其跌宕流通驚奇跳駿不避危險示之二王可為動色羊薄以後略無勁敵豈吾見其杜德機耶夫欲以殘縑斷石寂寥數行而盡千古士難矣徐嶠之浩父賦述稱其娟姹鍾門逶迤王後陸柬之呉郡人書斷入妙品謂其工於倣效劣於獨斷今二帖與薛稷帖皆佳李北海翩翩自肆雖行草不同亦雲麾筆也陳逵晉人為中郎將今列之陳薄紹之宋人為丹陽尹與羊欣齊名今列之唐每一開卷便為王著村老供一盧

胡也

第五卷為蒼頡夏禹孔子史籀李斯程邈宋儋衛夫人古法帖隨朝帖智果梁武帝評書及何氏二帖蔡琰我生一帖敬祖一帖孫不度德亮白二帖懷素右軍一帖張旭晚後得足下二帖無名氏移屋及意識二帖著亦以時代錯雜真偽難辨故別為一本耳頡文科斗祝融峰神禹碑絕無此法至史籀皆偽作無疑黃長睿謂李斯田疇一帖乃李陽氷明州刺史裴君紀德碑語其字

體亦當爾謂程邈所作隷書今漢碑中字此爲偽搆果也宋儋開皇中人仕至校書郎竇蒙評其祖鍾而體流著亦不曉耶智果書梁武帝評乃袁昂疏有梁武帝荅詔耳書辭不同者深山道士帖爲柳産疏爲袁崧舞女仙人爲蕭思話疏爲薄紹之龍跳虎卧帖爲梁鵠疏爲韋誕疏不載王右軍評辭及遺李鎮東程廣平桓玄范惟均孔琳之帖不載孟光禄何者爲正耳吾嘗恠其呰于敬薄伯英以爲未當何氏者長睿謂爲不知何氏以

為歐陽率更亦以其書法近之耳敬祖一帖以為子敬語法俱似之或是好事者摹其書若聖教序之類孤不度徳二帖極與子敬帖中章草相同而差小移屋二行外遒緊飄逸及意識帖俱絶佳後有羊欣二字是欣書也

第六卷為吾家右軍書開卷塤爾神豁米元章黄長睿謂適得書至慰馳竦耳皆近世不工書者偽作中間結體小疎韻度落凡時或有之謂盡偽作則吾豈敢惟殷

生帖法既淺促又是從合晉人史語為不得真耳然亦非郗歆書也七兒帖為之一慨甫過知命婚娶都畢種種琳球至惡者猶是道韞郎便堪樂死何必阿述始爾飄然與周益州諸帖意皆佳問君平子雲後然汶嶺游目終否顧素山川濟勝須種夙根耳景風帖謂是賈曾送張說文唐人集右軍書果也庾子嵩逸少伯父行今稱子嵩似亦無害彥國老不得爾晉人固字其父況他人乎昔人謂右軍內擫大令外拓此大凡也元章諸君

子泥之故右軍筆稍大者涉放者皆定其非真蹟不知此公龍爪金錯變化萬端以區區蠡管求之毋乃為永和諸賢笑地下乎吾力非能辨此者故寘之以寓懐田居可耳

第七卷右軍書多神妙都下帖當令人物耿然而艱疾若此令人短氣慨覽今昔末運所秉賢俊併墜致足摧感黄伯思謂初月至前從洛帖皆偽毫髮惝怳間非吾識所能辨也皇象帖楊用脩謂勿勿非勿三也係石筆

誤然此三字甚明恐是三思之三因促還皇象草故止之勿三耳承足下還來帖後有釋智永字流放無一筆鐵門限法或云是智永臨右軍書亦非也帖尾謹此代申不具非晉人尺牘語是永自作無疑自慰毒熱二帖云唐文皇臨本當別有據小園子帖米謂大令書似也右軍父子俱在神品安得不交有結法豈因展筆小縱便爾致疑當由內擫之言誤之耳七十帖游目汶嶺又復諄諄必欲果此一段奇事然自謂年垂耳順作書後

不久當遂之佽矣不唯西游未果汶嶺即岷嶺用古字

楊用脩辨之甚詳

第八卷昔人謂死罪帖足下各如常帖為非右軍書蒸濕帖大令代父書吾皆不能辨然淡悶干嘔咸古字須右軍乃解作此蒸濕帖固一二大令風又焉知非乃公偶為之耶凝操嶶渙咸有家學何據定為阿敬代筆也

不去人間而欲求方外此或速獘是際竟語慨然慨然

第九卷大令書神情散朗姿態超逸有御風飧霞之氣

令人作天際真人想一時羊中散輩相推尊之光豔騰踔幾掩乃公梁唐二帝擬之河朔少年又辱之餓隷要而論之殆文武之政耳卷中奉對帖是郗家離婚後語雅非敬懷不能作宋司空識遂累大雅玄度帖翩翩敬筆第帖辭曰仁祖欲請為軍司謝仁祖卒時敬方十三不應便及時事長睿辨之極當但結法不類右軍恐方回書耳薄冷益部二帖顛米辨為歐陽率更其險勁率更手也知非六朝後尺牘語何長睿書絕不及米持論

往往勝之者米以法黄以事差數耳

第十卷大令書吾當托桓江州疾不退至分張帖元章諸君子謂為長史藏真贗跡吾不解書不能辨第謂長史藏真去此尚三舍耳合觀伯英草與此結搆同恐是大令創草黄長睿所論崇虚觀建自宋明帝泰始四年以此證書之譌亦得之然書筆鬱勁遒發縱出自餘子譬㗲恒山紫花梨亦以為快也大令似不分右軍吾不知之習右軍者自虞永興褚河南後不能得一筆大令

筆往往落李北海米南宫趙吳興及邇時祝京兆手腕指間當自有神物司之敬安能强哉

淳化閣帖後

今人類多稱淳化閣帖不知往時唯兩府拜日方被此賜元祐中親賢宅諸王僅搨百本遺人然雅已不逮舊至靖康朝遂擲敵手即無論潭絳泉汝大觀戲魚舊蹟亦自不知矣包叅軍此帖雖木本然紙墨古色隱隱指睫間而波磔督策之際無毫髪遺恨唯第五卷闕智果

何氏等十一帖今泉石亦少此而宋刻烏鎮福清三山殿司皆棗木又云有脫落是未可知也黄長睿書家董狐余猶恠其不究極八法而徒區區於出處真贋𠫵軍具腕中眼者毋亦得其意於驪黄牝牡之外哉

淳化殘帖

李鴻臚藏閣帖第九卷真奚氏墨澄心紙淳化搨賜兩府者汪端明所謂墨黑甚於漆字豐穰有神采李莊簡謂初用廷珪墨則色濃又初板完好無銀錠紋攷之皆

合又此卷唯益部耆舊薄冷二帖為歐陽率更之誤餘皆大令筆也吉光片羽購者千金鴻臚其善有之不減得吴興白練裙矣

大觀太清樓帖

大觀太清樓帖徽宗時以閣帖燬於火復取真跡摹勒上石而益以秘閣續刻及貞觀十七帖孫過庭書譜總二十二卷標題卷尾皆蔡京筆或以為劉燾無言非也摹搨精妙不減淳化閣帖而世少傳者徽宗故秘愛之

不久有靖康之變而時又無它刻以故視閣帖為尤貴重甲戌秋八月余以俸緡四十五千得之長安市乃故太傅朱忠僖家藏物然僅卷之二四五八十耳明年復以十六千得第七卷為右軍書於吳中而缺首數行其他卷及續刻尚杳然也搨法精甚字畫稍肥而鋒勢飛動神采射人若淳化之親賢宅二王府帖紹興太學淳熙脩內皆出其下余故識而藏之倘日力未盡尚可希延津之合也

絳帖

此帖吴中黄勉之以十二千得之於市人割去卷尾却以泉帖淳化云云裝後勉之子淳父始辨其爲絳帖仍割去尾裝而屬文壽承籤題其首後得五十千質之華禮部叔陽歸踰三歳復得三十千始真為華氏物而叔陽病甚寄余鄖中為别按絳帖凡十二卷其首卷倉頡夏禹至秦漢人而止今頗與之合而二卷之帝王自章帝以至於唐高宗五卷自梁王筠以至蕭紹之皆缺右

軍蹟亦失三之一其治頭眩方據東觀餘論知其為真絳也豈絳帖不完之本好事者姑取其襟改作十卷以希重息耶抑别有選本耶第其石刻之精與紙墨之古不在生平所見淳化閣本下而徧攷宋帖無此改損本恐非絳不能當也昔人以絳為淳化嫡子太清樓為介弟今吾一歲而俱得其十之六七以比於吉光之片羽則具體矣然淳父吾故人叔陽吾婿方壯不二年而失之而况茲帖之閱人若傳舍又安必其長為我有也

汝帖

淳化閣帖出而其子裔最良者為大觀為潭絳戲魚堂

脩内司而其最下者為汝葢王寀輔道守汝州因徧搜

諸碑帖篆分隷草而節取之自皇頡夏禹以至錢忠懿

郭忠恕得十二卷其所留淳化亦不過十之一二自以

為甚博而綦精而不知其所得者多虎賁重儓之類耳

且自以險急偏傾之勢發之石理麄而刻工拙所謂鮑

老當場郎當舞袖者耶第其刻在汝大類社之槜以不

材而獲全今尚可搨也昔人謂為黄長睿所掊擊不直一錢噫令無長睿亦能與潭絳爭價耶

東書堂帖

東書堂帖者周憲王為世子時手摹上石大約以淳化為主而秘閣續帖亦時有删取至宋太宗以後蘓黄米蔡諸家勝國虞趙鮮于之跡皆與焉刻成亦曽進御憲王臨池之力甚精惜其天資少遜以故粉澤有餘膚理不足又似徐偃王前仰後俛僅爾肉立此帖葢摹筆至

使古人之跡屈而從手耳其於蘭亭亦然蓋雙鈎廓填始可免此病也

寶賢堂集古法帖

寶賢堂帖自晉靖王為世子時刻者大約以閣帖絳帖大觀寶晉為主而益以邸中所藏宋元及明人墨蹟摹勒上石於行款次第頗不俗第石理既粗而摹刻搨三手俱不稱以此在諸帖下耳當孝廟時嘗進御人主右文親為手書褒美之其所自叙頗夸詡其墨蹟之盛而

所見寥寥乃爾視今權相緹帥家蓄殊不能百一也余往歲為晉臯邂逅中貴人問古刻真蹟今無一存者不知何繇失之為一慨歎而已

## 真賞齋帖

真賞齋帖三卷第一卷為鍾太傅薦季直表初在相城沈啓南所李貞伯吴原博俱定為真蹟後歸華氏第唐以来落何人手不入天府及竇泉賦述肩吾懷瓘品斷中又卷首有米芾印芾自言生平覩真蹟自晉而止無

漢魏者實章待訪諸録亦不言太傅此爲妄益無疑結體雖與宣示墓田少異余甞評之小法十六楷法十四要非二王以下人手第二卷右軍袁生帖妙甚徽宋時進御者第三卷唐人摹王方慶進先世書凡二十八人其存者僅此内右軍二帖有篆籕隷分法顯淡古雅出蹊徑之外餘帖雖有剛柔擫磔之異種種可翫沈啟南甞從華氏乞得令文徴仲雙鈎復刻停雲館中此華氏本也摹本既精搨法亦佳爲爾時法書墨本第一留山

房中歸耕作勞假以散力

廬山陳氏甲秀堂帖

甲秀堂帖五卷近忽盛行想是摸刻雜本為之耳然真刻頗淳雅可愛蔡中郎九疑山碑雖見宣和書譜而行筆絶類開元孝經陳思王詩及鷄雀賦亦然黄伯思辨其為李懐琳贋作極可據也唯眉山豫章襄陽諸尺牘奕奕有姿態耳

文氏停雲館帖十跋

第一卷晉唐小楷自右軍黄庭至子敬洛神雖極摹搨之工然不離文氏故步虞永興破邪論序規倣曹娥神明不足耳余嘗見此論大抵沙門攻傅太史奕語也率更心經陀羅尼咒雖用筆甚勁而結法小圓似不類碑石存者陰符經真草兩帖俱有小法顔魯公麻姑壇不如舊本拙而存古意歐陽永叔謂魯公無此筆非也此正是東方朔家廟碑縮小法耳度人護命經譬如銅雀遺瓦令人寶愛古人不可及豈唯翰墨而已耶

第二卷唐人雙鉤王方慶所進真蹟後有岳珂張雨沈周王鏊文徵明跋右軍二帖無上神品大令光祿幷餘蹟縱橫妙境雖再經摹勒回睫一閱諸蹟喪氣間與家弟臨池悵手腕之拙輙自解曰藍田佳璧盡矣安能作烟華色耶李懷琳偽為叔夜書見諸書苑甚詳叔夜當不致恨地下矣此君精能之極幾於悟解胸次不甚高故小乏風骨耳後有湯君載文徵仲二跋其辭亦詳縟可喜也

第三卷顔魯公祭姪文有天真爛漫之趣行押之妙一至於此噫此稿草耳所謂無待而工者忠義真至之痛欝浡波礫間千古不泯陳深陳繹曾文徵明三跋亦該洽稱是朱巨川告徐柱國流吏楷耳懷素千文作小行草號千金帖貴在藏鋒而少飛動之勢林藻鄴郎帖古雅殊勝非後人可及楊少師神仙起居法後有米友仁商挺留夢炎諸跋山谷極推重之至目以散僧入聖昔人云張茂先吾所不解余於少師亦然

第四卷宋名人書李建中宋初第一手蘇黄諸公起乃稍稍擠之書家者流譏其庸拙此行筆可見杜祁公行草僅免俗耳而耳覿相吏至黄裳陳暘跋如小兒塗鴉胡重也永叔鄉社老人動止供笑乃頗自矜許豈獨知人難哉文潞公乃無論結搆亦老逸可念王荆公本無所解而山谷海嶽爭媚之何也中間僅一二紛披老筆蔡君謨二紙差强人意然多園圍未暢坡公涪老共四紙雖結法小異而俱能於形勢外取態頹叟存故事耳

唯顛米九帖煜煜光彩射人趙氏法書當以此帖第一

第其與人札云張旭俗子變亂古法高閑而下但可懸之酒肆後人評米書仲由未見孔子時氣象亦畧相當

人苦不自知耳

第五卷蘇才翁子美各一紙宋人謂才翁書法妙天下則不敢信比之子美較老蒼耳子美亦自有字學范希文司馬君實如召伯之甘棠不以書也馮當世范忠宣亦然林君復有書名而此不稱此外如少游參寥薛道

祖范文穆姜尭章李元中皆有可觀文穆南宋人誤寘

此册中

第六卷為南宋名人書如王定國錢穆父賀方回陳簡

齋皆元祐政和間人文氏悮耳米敷文陸秘監之奇逸

張于湖之調暢韓子蒼定國方回之老健虞雍公之儼

雅皆有可采者張即之大擅臨池惡札之驩垂此行押

差未敗耳朱紫陽張敬夫文信公儒林國禎千秋尚新

豈在書乎葉少藴筆不佳嘗仕顯矣好搆撰其人才亦

下中

第七卷為元名人書鄧文原二札皆有清令之色昔人評鮮于太常如漁陽健兒姿體充偉而少韻度此札殊有米顛赳赳風骨必仁亦瀟灑可念虞仁壽札似傷佻康里巙評者謂其雄劍倚天長虹駕海不無曲筆又謂如鶯雛出巢神彩可愛頡頏未熟頡頏未熟斯則得之巙又言吳興日作可萬字儂可三萬字恐無此理趙彦徵周景遠吳興之優孟揭曼碩伯防陳敬初之魯衛他

如胡長孺袁清容饒介之張貞居王叔明不無一二佳者要亦偶然之合耳倪元鎮筆如風女兒灕漇長袖豈爲丹青所攜借耶吾不能知之以俟鑒者

第八卷爲吳興趙文敏書行草尺牘若干首遒媚清麗妙有晉人風度小楷常清淨經千字文各一篇精工之極妙逼黄庭洛神唯凡骨未盡換耳昔人謂之儀鳳冲霄祥雲捧日又云上下五百年縱横一萬里舉無其敵真知言哉

第九卷宋承旨濂舍人璲各一紙書述稱宋氏父子不失邯鄲覺舍人小縱耳承旨翩翩有顔米筆詹孟舉叙字小楷可謂精能宋克章草書於彼法中太僂露未是合作然已足壓卷解學士似爲衒燦所苦未甚馳驟然踠足差少禎期舉舉出藍之能沈學士一頌一札清婉流媚故是當家然與詹生俱淘洗宿習未盡書述謂沈大理毬鞠少年危帽輕衫然哉徐武功是米書之僂浮者馮刑部是米書之病狂者劉西臺是吴興之局促者

李少卿愛寫此疏是其得意事故出得意筆有純綿裹鐵之狀張汝弼以小故佳耳再一展便不足言

第十卷爲祝京兆允明書古詩十九首秋風辭榜枻歌余往從文嘉所見真蹟清圓秀潤天真爛然大令以還一人而已顧華玉跋不能佳文徵仲代爲書石者後有陳道復王履吉題字亦可觀書述一篇京兆評國初至弘正名筆差許仲溫民則而惡汝弼其所揚扢皆當味其微托固欲與吳興狎主齊盟矣書法倣章草不能造

幽亦自不俗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三